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五十回 三女觀容賦悼亡 眾囊門物徵留愛

知己相盡斷腸，群倫留愛倍情傷。勝他風月三千首，贏卻金珠十數箱。

卻說彩蕭、彩艾雖蒙雲屏留宿，然香兒、彩雲終是兩個的舊主人。況且仇人又都遠去，到底有些情意。至臨睡時，彩蕭便走到香兒房內去宿，彩艾便走到彩雲房內去宿。各自提起舊事，並夢卿許多的好處。彩雲終是讀書人家的女子，聽了彩艾的話，不覺恍然自失，十分後悔。

香兒雖亦有些感動，怎奈忌妒春曉的上頭，卻又放不下夢卿。這且不提。次日早晨，愛娘又說夢卿畫的小影工妙無比，於是雲屏、香兒、彩雲俱要觀看，春曉便令人往泗國公府內立刻取到。一時各房內的新舊侍女聚在一處，將小影掛起。真個是骨相絲毫不差，眉目依稀欲活。眾侍女有的說：「只少一口氣，便是活人。」有的說：「若傳流許多年，定成仙物。」看了多時，香兒因有病在身，不能久坐，便回東一所去了。坐間除了春曉，只有雲屏、愛娘、彩雲三個。雲屏因說二娘既可留畫，我們何不留詩？就寫在上面，以作贊語何如？愛娘、彩雲一齊應允。春曉即預備下筆硯，雲屏提筆在手，說道：「二娘本係官人原配，反作偏房。受人挾制，與三娘因作詩成了金蘭契友，卻未能相守終身。生順哥因出嗣，襲了帶礪公侯，亦不過虛受封贈。九畹軒前，林亭未改，難逢倩女之魂。慈萱堂上，簪珥空存，不入老親之夢。知己既遠，血淚虛彈。二娘有知，當亦惻然也。」說畢，一揮而就，寫成七律一首，其詞曰：

側室甘居意未投，無邊怛恨幾時休？
事夫徒結金蘭侶，養子空能帶礪侯。
九畹軒前魂寞寞，慈萱堂上夢悠悠。
芳樽和淚酬知己，曾入重泉一點否！

愛娘、彩雲看畢，愛娘道：「我先與二娘在墳上相遇，次是五娘亦遇二娘在墳上。相遇俱是二娘撮合，三個人一齊嫁來。只說忘憂有草，能消暗地讒言。那知解憤無花，空費通宵密語。留句失簪，乃不誤之誤。聽歌寫扇，實不差之差。情真難已，命也何如？想官人在東海時節，他尚能千里入夢。如今曷不一通寤寐，以免我姊妹賦招魂耶！」當下淚隨筆落，亦寫出七律一首，其詞曰：

夜台何處是卿家？滿目蕭條風雨賒。
莫道忘憂真有草，誰知解憤竟無花。
遺簪致謫情之誤，題扇留疑命也差。
玉帳能隨千里夢，歸來曷莫到窗紗！

雲屏、彩雲看畢，彩雲道：「數年以來，與二娘言合意不合。從前的尋歡取樂，空作了東施的效顰。今日見了他的遺容，越添慚愧。何況剪髮割指，古今少有。音容何在，愛慕空存。我負二娘多多矣！只好在櫻桃庭下，蕉葉窗前，彷彿其香魂而已！」一邊說著，一邊亦寫成七律一首，其詞曰：

數載綢繆總負卿，何時心目不屏營。
釵橫短髮金鈿小，袖籠殘肌玉釧輕。
惠重百朋留遺愛，思勞五夜愧違情。
櫻桃濃湛芭蕉雨，一片淒涼薤露聲！

雲屏、愛娘看畢，仍將小影付與春曉。春曉才將小影捲起，收在匣內，不覺把一個花繡的香球從袖中滾落地下。愛娘拾來一看，繡的不是花草昆蟲，是將宣德四年正月內集古才女詩五首繡在上面。字如繩翅大小，而點畫分明，一絲不苟。末又繡著「烏衣女隱」四字。愛娘道：「不知是何時繡起？大費工夫了！」春曉道：「四年四月，五娘於歸之後，閒暇無事，二娘便已繡出，賞給了畹兒。直至五年八月後，蕭、艾二姐姐換到東一所，紅雨、李婆出去的時節，方始成全了。如今已過了十來年頭，每逢二娘的忌日，便帶在身邊，就猶如夢見二娘的魂，看見二娘的影一般，以表追遠之意。」愛娘才待啟齒，彩蕭、彩艾一齊接口說道：「二娘的遺物，無人不有，三娘、二娘於未出嫁之時，便彼此相好，所以喜兒、和兒、順兒受二娘賞賜最多，到得五娘於歸以後，枝兒、葉兒、條兒、苗兒、彩疇、彩菽、彩葑、綠雲、紅雨、彩蕭、汀煙、渚霞、彩艾，以及老夫人房內的五個，得二娘賞賜亦更不少。到得輕輕、紅雨放出，二娘房裡換了彩蕭、彩艾，添了青裳、丹棘。四娘房裡添了涵靄、凝嵐、宿秀，換了貝錦。五娘房裡，換了彩菽、箕芳，二娘亦是一般的賞賜。至二娘去世，彩繁、彩頻、彩藻、采芹、彩綠、彩蕭、彩艾、枝兒、葉兒、喜兒、和兒、綠雲、汀煙，俱皆嫁出，所得賞亦都帶去。條兒、夏亭、秋階、渚霞，雖配了本府家人，卻亦一時未便取來。除冬閣外，今只有苗兒、彩疇、綦綦、青裳、丹棘、順兒、彩葑、怡怡、芊芊、涵靄、凝嵐、貝錦、宿秀、猗猗、彩菽、箕芳，十六個人，俱有二娘的遺念，不妨各取一件好的來，大家比較一回。」於是眾侍女爭先去取，不多時都皆取到。雲屏、愛娘、彩雲一同觀看，青裳是小琴一張，就是叫作驅邪的，端的好一段良材，不亞冰清，恰如玉振。丹棘是短劍一口，就是叫作解憤的，端的好一股精鐵，賽過寒光，真同照膽。彩菽是繡佛一軸，就是東屋內供的，乃金絲制成，對之心清，觀之意淡。猗猗是鐵馬一掛，就是前簷下懸的，乃玉片作就，玩之情幽，聽之趣遠。苗兒是熨鬥一枚，銅色如銀，花紋似繡，底可作鏡，柄可為蕭。彩順是剪刀一把，裁金若紙，裂玉成泥，解愁舊物，並州古產。順兒是牙尺一根，其白如粉，文成龍鳳，外有套袋一條，非布非絲，非紙非皮。彩葑是砧石一方，其黑如漆，聲同鐘磬。外有棒槌兩具，似竹似木，似石似金。綦綦是鏡子一奩，乃水晶磨就，光明洞徹，無半點塵埃。怡怡是梳子一套，乃玳瑁雕成，藻彩繽紛，有千層雲霧。芊芊是翎扇一株，臨風微動，炎暑全消。不是鸞羽編成，便是鳳毛攢就。宿秀是蠅拂一柄，對影頻搖，俗塵自遠。

不是蝦須縛定，就是龍鬣縫來。貝錦是肩上的披帛一匹，萬花競秀，百蝶爭春，世間從無見此神工。箕芳是裙下的響鈴一串，律協宮商，音譜徵羽。宇內那有許多鬼斧。涵靄是珍珠鐲一雙，碎同蚊目，薄似冰紈，編排成一行詩字。凝嵐是珊瑚墜一對，紅比櫻桃，大過芡實，刻畫就四季花形。十六個人一件一件的都放在一處。雲屏道：「三娘是販寶貨的客人，無物不曉。今日何不定一定高下？」彩雲道：「小回回買來，老回回自當定價。」愛娘依次看完，因說道：「若以閨門而論，披帛、響鈴、珍珠鐲、珊瑚墜是貼身之物，當為第一。水晶鏡、玳瑁梳、羽扇、蠅拂是日用必須，當為第二。熨鬥、剪刀、牙尺、砧石，是斷不可少，當為第三。琴、劍、鐵馬、繡佛，是可有可無，當為第四。然要禁止邪心，防檢非常，清神寡慾，則琴、劍、鐵馬、繡佛，卻是第一。若是修飾自己，整理夫家，補四德之全，則熨鬥、剪刀、牙尺、砧石卻是第二。至於可以作得服用，可以作得玩好，不妨樸素，又不妨華美的，則水晶鏡、玳瑁梳、羽扇、蠅拂，卻是第三。響鈴、披帛、珍珠鐲、珊瑚墜，雖富貴本來面目，未必不過於奢侈。卻是第四。」因又向彩雲道：「我作客人的是如此定了，好歹你作經紀的又有何說？切莫教老回回瞞了去！」彩雲未及回答，彩蕭、彩艾又說道：「木伯母、海嬌娘，亦都有二娘的遺念，何不也取來看一看？只可惜紅雨、李婆兩個人得的物件不知流落在何處去了！」

正說間，只見新紅雨慌慌張張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四娘不知怎的，抽起風來了！」雲屏、愛娘、彩雲、春曉一齊跑到香兒房裡，只見香兒靠在人身上，似中了邪的一般，行哭行笑。四人看了，沒個擺佈。一面令安節、勞謙往別業去請耿朗、一面令洗氏越氏往朝陽門去接再安人。一面令言有序、言有物分頭去覓孫繩祖、淳於裔，畢竟這一來有分教：多情才子，憐目下益想當初。

重義佳人，聆新詞頓忘舊惡。